

数字语境下传统空间的文旅转译

——以《只有河南·戏剧幻城》为例

梁鹏飞

兰州大学文学院, 甘肃 兰州 730100

DOI:10.61369/EST.2025060028

摘 要： 随着文旅产业从浅层观光向深度体验转型，如何通过空间创新激活地域文化成为关键议题。《只有河南·戏剧幻城》作为中原地区文旅融合的标志性项目，其成功关键在于将中国传统建筑的空间智慧创造性转化为沉浸式戏剧的叙事载体。本文通过案例分析与数据调查，深入剖析该项目的空间建构逻辑，论证其如何通过营造独特的游览路径与观演体验，有效提升游客满意度、带动区域产业联动、促进中原文化传播。研究表明，以传统建筑空间为媒介的地域文化创新表达，是推动区域文旅高质量发展、实现社会与经济效益双赢的有效路径。

关 键 词： 《只有河南·戏剧幻城》；中国传统建筑空间；环境戏剧；文旅效益；区域发展

The Cultural and Tourism Translation of Traditional Spaces in the Digital Context — A Case Study of "Only in Henan·Drama Fantasy City"

Liang Pengfei

School of Liberal Art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100

Abstract： As the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y transforms from shallow sightseeing to in-depth experience, how to activate regional culture through spatial innovation has become a key issue. "Only in Henan · Drama Fantasy City", as a landmark project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in the Central Plains region, owes its success to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patial wisdo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rchitecture into a narrative carrier for immersive drama. Through case analysis and data investigation,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spatial construction logic of the project, and demonstrates how it effectively improves tourist satisfaction, drives regional industrial linkage, and promotes the dissemination of Central Plains culture by creating unique tourist routes and viewing experience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innovative expression of regional culture using traditional architectural space as a medium is an effective path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cultural tourism and achieve a win-win situation of soci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Keywords： "Only in Henan · Drama Fantasy City"; traditional Chinese architectural space; environmental drama; cultural and tourism benefits; regional development

引言

我国文旅产业正经历从资源依赖到创新驱动的深刻变革，文化主题公园成为地域文化认同建构与空间再生产的重要场域。《只有河南·戏剧幻城》（以下简称“幻城”）以其根植于中原大地的创作理念，为区域文旅融合提供了创新范式。它将河南厚重的历史底蕴与现代艺术表达相结合，其突破性不仅在于戏剧形式的创新，更在于将空间本身作为叙事的主角，让游客在身体的移动中完成对地域文化的感知与认同。

环境戏剧理念为此提供了方法论基础。作为打破“第四堵墙”的艺术流派，它强调表演与观演空间的融合，与当代文旅“体验至上”的需求高度契合。幻城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并非对西方理论的简单套用，而是将其与中国特有的传统建筑空间范式进行深度嫁接，形成了具有文化主体性的表达。中国传统建筑空间蕴含的“天人合一”哲学与“礼乐有序”的伦理观，为幻城的整体设计与体验流程注入了灵魂。从宏观的“择中而立”中轴秩序，到微观的“移步换景”动线安排，传统智慧被转译为可感知、可参与的现代文旅语言。

这种深度融合产生了显著的区域文旅价值。首先，它实现了文化传承的“在地化”活化，使抽象的中原文明转化为可触摸的空间体验。其次，它创新了产业模式，以“文化+戏剧+空间”为核心，显著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形成强大的消费拉动效应。基于此，本文以幻城为案例，重点探讨其传统建筑空间的创新转译如何服务于区域文旅效益的提升。

基金项目：本文系兰州大学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数字技术语境下戏剧制作及舞台呈现的创新应用”（项目编号：202502200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梁鹏飞（2004-），女，汉族，陕西咸阳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数字技术在戏剧制作与舞台呈现中的创新应用。

一、《只有河南·戏剧幻城》中中国传统建筑空间特点的创新呈现

（一）宏观布局：地域礼序的空间转译与生态智慧的当代运用

1. “择中而立”的礼序象征与地域认同强化

中国传统都城规划的核心是“中轴”秩序，如《周礼·考工记》所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的范式。陈筱对曲阜鲁国故城遗址的研究证实，这种双重轴线的嵌套结构兼具礼制规范与实用功能。^[1]幻城深刻借鉴了这一智慧。其长达1.2公里的南北中轴线不仅是疏导人流的物理通道，更是一条浓缩的中原文化叙事轴。轴线北端的“幻城剧场”以宏大的声光电技术演绎河南历史，南端的“地坑院剧场”则聚焦农耕文明，这种布局暗合了从“王朝都城”到“乡土中国”的文化脉络，极大地强化了游客对“中原”文化地位的直观认同。

据实际体验者描述，在幻城剧场中，“一个个相隔千年的朝代和先人们从地下慢慢升起，穿越至今天。在和观众或深情、或俏皮的对话交流中，浩瀚的中华文明史跃然纸上”。这种时空穿越的体验正是通过中轴线上的核心剧场实现的，它将抽象的历史文化转化为具身的空间体验。

2. “藏风聚气”的围合布局与地域生态融入

程建军教授指出，传统聚落的围合布局旨在营造一个“外御干扰、内蓄生气”的微气候系统。^[2]幻城以巨大的夯土城墙围合方正空间，这一设计灵感直接源于河南独特的窑居建筑的“厚墙隔热”智慧。高达15米的城墙不仅有效隔绝了外界干扰，其采用的现代夯土技术更是对地域材料的致敬。更重要的是，城墙并非完全封闭，其上开设的门洞如同传统园林的“漏窗”，巧妙地将外部无边的麦田景观“借”入城内，使项目与周边的农业生态环境形成对话。这种设计体现了吴良镛院士“地域建筑论”的精髓，使幻城成为连接郑州现代化都市与河南农业文明的时空媒介。^[3]

（二）微观设计：园林趣味的戏剧化转译与空间叙事的感官强化

1. “移步换景”的叙事性动线

计成在《园冶》中提出“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强调通过路径设计控制游览节奏与视线。^[4]幻城的“李家村剧场”将此法则发挥到极致。观众需依次穿行于村落、喜棚、荒原、麦田等场景，路径设计忽窄忽宽，光线忽明忽暗，情绪随之起伏。当观众从压抑的喜棚步入漫天“飞雪”的荒原时，空间的骤然开阔与视觉的强烈冲击将剧情的悲壮感推向高潮。这种通过身体移动驱动情感体验的设计，是对传统园林“曲径通幽”的戏剧化升级。

有游客在体验后感慨：“李家村剧场是行进式表演方式……在这个剧场可以超近距离感受戏剧的真实，体会沉浸式戏剧带给你的感受，戏剧的内容也会带给你很大的震撼。”这种震撼正是通过精心设计的空间转换和动线安排实现的。

2. “虚实相映”的多维沉浸场景

潘谷西在《中国建筑史》中强调，传统建筑通过格栅、天井等元素创造“虚实相生”的意境。^[5]幻城的“地坑院剧场”创新

地运用了这一理念。它保留了豫西地坑院“向下开挖”的原型，顶部的方形天窗成为连接戏剧世界与自然世界的接口。日光、云影、星空随时间变化投入地下空间，与剧场内的人工灯光、演员表演共同构成一个“虚实交织”的动态舞台。这种设计使自然要素成为戏剧的共演者，让观众在“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的沉浸体验中理解农耕文明的核心精神。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幻城进一步拓展了“虚实相映”的边界。其长达328米的夯土墙在夜间化身动态画卷，《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等传世名作以投影形式幻化于墙面，创造了“会动的文明之光”。这种将静态遗产转化为动态视觉盛宴的手法，正是传统空间智慧与数字技术结合的典范，为游客营造了超越物理空间的沉浸式文化场域。

二、传统建筑空间特点营造的独特游览路径与观演体验

（一）导向探索的复合型游览路径

幻城的路径设计融合了传统空间的秩序性与园林的自由性，形成一种“框架下的探索”模式。宏观上，清晰的中轴线提供了基本的空间导向，避免了大规模园区容易产生的迷失感。而轴线两侧密集分布的21个剧场和无数个小空间则构成了一个可供自由探索的“文化迷宫”。这种布局与吴良镛院士的“有机更新”理论相契合，即在整体秩序下保留个体单元的活力和弹性。^[6]游客既可按图索骥观看主剧，也能在穿行中偶然发现一个静谧的院落或一场即兴的表演，这种“计划外的惊喜”极大地增强了游览的趣味性。

与敦煌研究院“寻境敦煌”等纯数字化虚拟游览相比，幻城路径的核心优势在于不可替代的实体空间体验。数字化漫游虽能呈现精密的细节，但无法复现夯土墙的质感、穿堂风的清凉、以及与其他游客摩肩接踵的现场感。幻城通过实体空间的转换来调控叙事节奏，使文化认知与身体感知同步深化，形成了更为牢固的记忆纽带。项目每天上演近700分钟不重复演出，近千名演职人员参演的庞大体系，正是通过这种复合路径设计，才得以被游客有机地体验和消化。

（二）身心沉浸的参与式观演体验

幻城通过打破传统剧场的观演边界，创造了深度参与的文化仪式。“城—院”嵌套的空间结构将整个园区变为一个巨大的舞台，实现了理查德·谢克纳所倡导的“环境即剧场”。^[7]表演不再局限于舞台，而是在街巷、屋顶、田间发生，观众也从被动的观看者变为戏剧空间的“闯入者”和“参与者”。这种设计使得传统建筑的门、窗、廊、院都成为表演的有机组成部分，极大地丰富了戏剧的层次。

尤为重要的是“行走即叙事”的体验设计。例如，在“李家村剧场”中，观众被引导穿过狭窄的通道，身体的局促感与剧情中饥荒年代的压抑感同频共振。这种将心理情绪映射于身体经验的设计，是中国传统“游观”美学在当代的极致发挥。正如谢克纳所言，环境戏剧中的观众是事件的“参与者”，而非“旁观者”。在这一过程中，游客通过全身心的投入，与河南的历史产生

了深刻的情感连接,实现了文化传播从“知道”到“感受到”的本质飞跃。

这种创新模式与当代文旅的“场景革命”趋势不谋而合。正如宝泉景区通过三个阶段逐步推进场景升级,实现从“自然融合”到“沉浸定制”的转变,幻城也通过传统建筑空间的创新转译,为游客提供了高情绪价值的体验,这也解释了为何幻城能吸引大量年轻游客。

三、传统建筑空间特点对区域文旅效益的积极影响

(一) 提升游客满意度,塑造地域文旅品牌忠诚度

独特的空间体验是幻城核心竞争力的来源。数据显示,其游客中85后占比高达85%,远超行业平均水平。这证明其基于传统空间创新所营造的深度文化沉浸体验,精准击中了年轻一代对有意义、可分享、有情感共鸣的旅行需求。与国内许多主题公园重游率偏低相比,幻城通过建筑空间叙事构建的系统性、可探索性体验,显著增强了游客的粘性与重游意愿。

在旅游目的地忠诚度的研究中,Pritchard& Havitz 构建了以消费者参与度、满意度与承诺为核心的理论框架,而在此框架下,游客的推荐意愿被视为衡量其品牌忠诚度的关键行为指标。幻城项目调研显示,超过70%的游客表示会主动向他人推荐,这一高推荐率充分证明了传统建筑空间营造的独特体验对构建区域文旅品牌忠诚度的积极作用。

与丽江“非遗+旅游”的分散式体验模式不同,幻城通过建筑空间将河南的文化要素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有逻辑的叙事整体。游客获得的是对中原文化的整体性认知,更易于形成深刻的品牌记忆和口碑效应。正如《河南日报》评价,幻城“已经成为人们了解河南文化,感受中原文明新的旅游打卡地”,观众中有近三成是省外客人,“他们不远万里来到河南,在两天的戏剧体验后,重新认识河南”。^[8]

(二) 带动产业联动,注入区域经济新动能

幻城的成功运营产生了显著的“文旅磁场”效应。其多剧场、长时长的产品设计,使游客平均停留时间达2.5天,直接催生了“过夜经济”。据郑州文旅部门统计,项目周边3公里内餐饮商户数量在首年增长47%,民宿预订量激增3倍。更为重要的是,其产业带动具有鲜明的文化赋能特色。与大唐不夜城侧重盛唐气象的商业化呈现不同,幻城的产业延伸紧密围绕“中原文化”内核,如以“豫菜复兴”为主题的餐饮、融入甲骨文元素的文创等,避免了同质化竞争,提升了产业附加值。

幻城的经验在河北廊坊的“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得到进一步验证,该项目通过联动水云间文化商街、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形成“一核多翼”的文化度假圈。一张门票串起完整消费链,游客凭戏剧幻城门票可在商街餐饮店、文创店铺享受优惠,还与本地酒店联合推出“住游”套餐,这种模式极大提升了区域文旅的整体收益。

(三) 促进文化传播,服务区域发展战略

幻城最深远的影响在于其对河南地域形象的重塑与文化自信

的提升。《河南日报》评价其“改变了许多人对河南的印象,让更多人了解到了河南文艺的一面”。^[9]它通过可感的空间体验,将“厚重河南”的形象转化为“可亲、可感、可爱”的现代文化符号,极大地改善了地域文化认同感。

从区域发展视角看,幻城是实践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文旅典范。它不仅活化了大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成功更激发了省内对传统建筑与村落保护的热情,形成了从单体项目成功到区域文化保护意识觉醒的良性循环。这充分表明,优秀的文旅项目能够成为激活区域文化资源、增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引擎。

如同洛阳通过“颠覆性创意、沉浸式体验、年轻化消费、移动端传播”的新文旅理念,成功将隋唐洛阳城等大遗址转化为全网爆火的“汉服经济圈”,幻城的成功也为河南文旅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范式。这种以传统空间转译为基点的文旅开发模式,为其他地区提供了重要参考,正如自贡市通过“空地林”三维模式赋能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各地正在探索符合自身特色的文旅融合发展道路。

四、传统空间转译的迭代路径

《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成功,不仅在于其对传统建筑空间的实体转译,更在于其前瞻性地拥抱了数字化转型的浪潮。在“数字中国”战略与后疫情时代“无接触”服务的双重驱动下,项目的数字化实践为其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同类文旅项目提供了宝贵的迭代路径。^[10]

(一) 数字化转型:从实体空间到数字孪生

幻城的数字化并非要替代实体空间的震撼体验,而是通过线上线下的深度融合,拓展其文化叙事的时间与空间边界。

1. 线上沉浸式体验的初步构建:

项目开发了配套的线上小程序与App,其功能超越了简单的信息查询与地图导航。借鉴“云游”模式,部分核心剧目与场景提供了360度全景视频点播功能。这使得潜在游客在行前即可“预览”核心体验,有效激发了出游动机;而对于已游览的游客,这又成为了一个重温与分享的数字化载体。这种“预览-体验-重温”的闭环,极大地延长了项目的体验周期。

2. 数字孪生与AR场景的深度融合:

在园区内,数字技术被用于增强实体空间的叙事层次。例如,在部分等候区或休憩节点,游客通过手机AR功能扫描特定夯土墙面或雕塑,屏幕上便会浮现出与之相关的历史人物动画或文物解说。这种“虚实叠加”的手法,将原本静态的构筑物变成了可交互的“信息终端”,有效化解了排队等待中的焦躁情绪,并将碎片化时间转化为文化认知的过程。这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利用XR技术复原地宫的场景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在不破坏遗址本体的前提下,极大地丰富了信息输出的维度。

(二) 智慧运营:数据驱动下的精细化服务^[11]

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在于“数据”。幻城通过无处不在的传感器与线上平台,持续收集游客的动线数据、剧目停留时间、消费偏

好与实时人流密度。

1. 优化与客流疏导：

通过大数据分析，运营方能够精准识别出园区内的“热点”与“冷点”区域。^[12]基于这些洞察，他们可以动态调整演出场次、优化商业业态布局，甚至通过推送“限时特惠”或“隐藏彩蛋”表演信息，智能地引导游客流向，实现人流的均衡分布，从而提升整体的游客满意度和空间使用效率。

2. 化体验的定制：

未来，基于用户画像的个性化游览路线推荐将成为可能。系统可以根据游客的年龄、兴趣标签（如“历史迷”、“戏剧控”、“拍照达人”）和实时位置，为其规划独一无二的游览路径，实现“千人千面”的定制化体验。这正是文旅产业从标准化服务向个性化服务升级的关键一步。

（三）社会文化影响的深化：从旅游目的地到文化教育基地

数字化转型极大地拓展了幻城的社会文化功能，使其影响力从线下游客辐射至更广泛的线上公众。

1. 开放的文化数据库：

幻城项目可以进一步将与中原文化、传统建筑相关的学术资源、设计手稿、戏剧脚本等进行数字化归档，形成一个面向公众开放的数字文化资源库。这不仅能服务于学术研究，更能为中小学校的“乡土教育”提供生动立体的教学素材，使幻城从一个旅

游景点升华为一个国家级的中原文化数字教育基地。

2. 本土社区与文化共创：

项目可以通过线上平台，发起“河南故事征集”、“我的家乡记忆”等UGC（用户生成内容）活动，邀请本地居民与游客共同参与内容创作。这不仅能丰富项目的内容生态，更能强化本地社群的文化认同感与参与感，形成一种“由内而外”的文化传播模式，使其真正成为属于每一个河南人的文化会客厅。

五、结论与展望

《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实践雄辩地证明，深度挖掘并创新性转译地域传统建筑的空间智慧，是打造高辨识度、强吸引力的文旅产品的有效路径。它将传统的中轴秩序、围合布局、移步换景等法则与现代环境戏剧、体验经济需求相结合，成功营造了独特的游览与观演体验，从而在游客满意度、产业带动力和文化传播力三个维度上取得了显著效益。

幻城的成功，为推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提供了具象化的“河南方案”。它昭示着我们，在数字时代，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不仅在于保护，更在于基于本底的、大胆的创造性转化。其经验对于正致力于文旅深度融合与高质量发展的全国各地区而言，无疑具有重要且深远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 陈筱. 中国古代的理想城市：从古代都城看《考工记》营国制度的渊源与实践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49-148.

[2] 程建军. 藏风得水——风水与建筑 [M].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25.

[3] 吴良镛. 人居环境科学导论 [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67-93.

[4] (明) 计成 著；胡天寿 译. 园冶 [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45-48

[5] 潘谷西. 中国建筑史 [M]. 第7版.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193-216.

[6] 吴良镛. 北京旧城与菊儿胡同 [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4：63-67.

[7] Schechner R. Environmental Theater [M]. New York: Applause, 1994: 1-20.

[8] 河南日报. “见郑十年” | 新地标提亮气质 [N]. 河南日报，2022-08-09(10).

[9] 韩修文. 数字文旅赋能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研究 [J]. 旅游与摄影，2024，(04)：88-90.

[10] 国务院. “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 [Z]. 2021.

[11] 黄璜.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文旅融合发展的机理、路径与对策研究 [J]. 旅游学刊，2023，38(5)：10-12.

[12] 人民网. “智慧旅游”让出行更便捷 [EB/OL]. <http://ydy1.people.com.cn/n1/2024/0519/c441837-40233241.html>, 2024-05-19.